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和/或www.BOOK00.com)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 Inc.的商标。

目录

权 利 声 明	1
目 录	2
内 容 提 要	3
第 一 章	4
第 二 章	174

内容提要

经过多轮艰苦谈判，香港廉政公署终于同意向某省反贪局局长郑路镓移交一份档案，上面记载着大陆一些人在港巨额非法存款。

省人大正在开会，事关郑路镓能否升任检察长，他不敢离开，便派副局长王成思和侦察处处长袁可去接收，并严命袁可：王成思只负责仪式上签收，不能接触档案内容。因此引起王成思极大不满。

二人顺利接收后，回到大陆一下飞机即被人用药物迷倒，档案软盘被劫，王成思失踪。袁可在荒郊醒来后，立即报告郑路镓。而正与挚友、省人大常委丁吾法等欢宴的郑路镓闻讯，当场昏厥。

怕这一大案影响省人大通过自己的检察长的任命，郑路镓决定秘而不宣，再派袁可与反贪局办公室主任、苦恋他六年的胡欣红赴港追查。二人在港惊心动魄，却无功而返。

郑路镓检查长任命顺利通过，但他仍不想将此案曝光。袁可不同意郑路镓所为，利用休假一步步苦苦追查，几经扑朔迷离，终于查明精心策划抢劫档案者，令郑路镓大吃一惊，并陷入左右两难……

第一章

“快——”

在香港最大的沙田跑马场数千人一波又一波狂热痴醉的吼叫声刺激下，看着自己买的马号在接近终点时落后了，素以沉稳冷静著称的袁可也情不自禁地冲动地站起挥拳叫出了声。

他瞟了眼坐在旁边的顶头上司王成思和负责接待他们的费斌，发现他们的情绪比他还激动，早就站起疯狂地喊加油。五十多岁的王成思宽亮的脑门冒出密密的汗珠，眼睛发光，死死地盯着马场，领带结拉低，领扣敞开，用一本杂志急促地扇风解热。

他和王成思来跑马场主要是开眼界，并无赌意，情绪完全是受场内气氛感染。费斌在香港已经七年，赌马已成了他生活中重要内容，他喜欢那种让人忘却身外一切事物，刺激得如醉如痴般的感觉。尽管他只能小赌赌，输多赢少，但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跑马场，特别是当奔马接近终点时，他的兴奋和声嘶力竭的吼叫一点也不逊于那些职业赌徒。接待内地来的人员，跑马场是他必定安排去的项目，说没到过跑马场就等于没到过香港。不管和什么人在一起，只要话题一涉及到赌马，他都会津津乐道神采飞扬像个专家似地大谈马经，不管你是否能听懂。

场内正在为这一轮的头马和骑师披红挂彩，看台上的几千

形形色色的人乱糟糟的议论，不少人已开始买下一轮的赌注，巨大的电子显示屏闪烁跳动，显示出不断增加的各种马号组合的金额。普遍看好的马号组合，赢面大，但赔差小，如果买准了冷门，买一赔百赔几百都有可能，而且整个投注的金额除了按比例收取的税费外，全部返还给赢家。因此赢面还是较大，刺激也很大。

赌马已是香港社会生活一大特色，渗透进了社会各阶层，因此早已进入规范管理，几乎杜绝了作弊可能，还算是公平的赌博。

“妈的，今天运气不好。一张也没买中。”费斌自己嘟哝着说，“这个飞天皇后前几次都有出色表现，怎么今天突然不行了。”

王成思和袁可根本不懂，完全是听他的。

“再玩一把怎么样？”

袁可摇摇头，表示不玩，王成思犹豫片刻，手在上衣口袋里摸了摸，苦笑道：“囊中羞涩，本钱不够，你自己玩吧。”

“这一把我保你们能赢。”费斌劝道，“还是由接待费开支。”

“玩吗？”王成思问袁可。

“我没兴趣，你玩吧。”

赌实际上是一种团伙行为，参与的人越多，产生的刺激越大。而且费斌知道这两位客人是大陆反贪要员，这次来香港

负有特殊使命，但具体是什么使命，可能除了他的上级外，没人能知道。他们到港虽然是他去接的，但他们直接进了他顶头上司办公室，关上门谈了约半小时，然后上司向他交代，要他今天陪好他们，明天把他们送到香港赫赫有名的廉政公署办事，办完事一刻不停，马上送他们回内地。从这时起，他们在他们面前就莫名其妙地有种心慌慌的感觉，既有敬鬼神而远之的心虚，又极尽巴结讨好。在香港这些年，他的屁股并不干净。

费斌接待过大大小小各种身份的政府官员，知道最难接待的就是执纪执法部门的人员，轻不行，重不行，左不行，右也不行，弄得不好里外都不是人。所以一有这种接待任务，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但这次他没有回避余地，上司点名由他接待并强调一定要接待好，也多少给他透了点内情，他们是来港执行特殊任务的。他知道这是上司对他的信任，但怎样接待心中仍然没底，悄悄问上司可不可以陪他们去看赌马，上司回答说，总设计师邓小平表过态，九七过后香港“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这是香港特色，让他们开开眼界也好。并特别强调，花钱不要有顾虑，只要他们满意开心，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赌马是香港社会重要的生活内容，参与者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形形色色人物，在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中也占了极重分量，一到跑马日，除了有条件直接到跑马场的外，多数

市民守着电视买马票，谈起赌马，许多人都津津乐道兴趣盎然。

费斌在开车陪王成思和袁可去沙田跑马场的途中，想方设法找话同他们闲聊，当然，他很识趣，没去打听他们来港的目的、任务，混了这么多年，他知道什么事情犯忌。他整个话题几乎只围绕一个字：赌。

轿车越接近沙田跑马场，他谈赌的兴致越高。从他在世界各地赌场见到众多黄皮肤黑眼睛的同胞谈到赌是华人的天性，从赌马谈到六合彩到世界各地的各种赌法赌技，从赌马在香港人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谈到内地改革开放是否需要设立赌场，显示出他对赌的研究和知识。尽管两位身份特殊的听众对他的高谈阔论仅礼貌地表示在听，但他已经忘乎所以地陶醉在自己对赌的高谈阔论中。

费斌关于赌的高谈阔论，并没引起王成思和袁可多大兴趣。王成思是某省反贪局副局长，袁可是反贪局侦察处长，对赌他们并不陌生，但对赌马，他们尽管经常从香港电视看见转播，局里定的香港报纸也有大版大版的介绍和马经，但赌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他们没有感性认识，所以当费斌说带他们看赌马，他们欣然同意，什么事情还是亲自感受眼见为实。

对费斌，他们倒没什么反感，喜好赌马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据他们了解，派往香港的人员几乎没有不到赌场一试身手的，

到世界各国不管公务还是商业活动的人员，也有相当部分人必定光顾赌博场。他们对此习以为常，反而是费斌的过分巴结似的殷勤使他们感到几分不自在。

他们进入沙田跑马场时，第一轮跑马正在作最后冲刺，整个看台吼声雷动，几乎很少有人坐在看台无动于衷，当结果出来后，有人捶胸跺脚后悔，有人沮丧地一言不发怔怔地盯着空旷的跑马场，只有少数赌赢了的人兴高采烈。不到一分钟，人们又开始骚动起来，有的商量怎样选买下一轮马票，有人去后场观察马的状况，受这种气氛感染的王成思和袁可在费斌的鼓动和指导下买了一轮马票。不过，钱是费斌出的，说这是正常的接待开支，对每批贵宾都一视同仁。

经过一轮莫名其妙的激动后，袁可很快就平息了自己的情绪，他自控能力很强，对自己有戒心的事，基本上能控制住不参与，刚才那种失控般的激动，已使他对自己产生了警惕。

见费斌和王成思兴趣盎然地商量买哪匹马和怎样组合搭配，已经成为局外人的袁可觉得继续坐在看台没什么意思，便离开看台，信步到处转了转。然后到大厅的休息室要了杯可乐，点燃了香烟，跑马场里的热烈、喧嚣再也不能引发他情绪的波动了。偶尔有上卫生间经过休息室的人，都会奇怪地瞟他一眼。在跑马开始之前，休息室里是座无虚席，此刻，数百坐椅就只有他孤伶伶一人，与场内的热闹形成极大的反差。人们到这里并不是喝茶休闲，而是来寻求机会和刺激的，

因此他的神态总让人感到有些怪怪的，因为他的脸上并没有输光了钱袋的沮丧或伤悲，而是一种孤独的木然。对他人投注过来的异样目光，他冷然的脸上毫无反应。

其实，袁可对自己的心态知道得十分清楚。他早就发现在他性格深处潜伏着很强烈的搏赌特色，当然，这并不是靠赌对金钱的追求，而是赌产生的那种不拼光一切不罢休的刺激很容易使他走极端。因此他早就暗中发誓此生决不沾赌，哪怕是和机关同事或亲朋好友逢年过节娱乐，只要沾上赌，他就宁愿退出不玩，或者回家看书或者去健身房出身大汗。他怕自己沾上赌后会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走上邪路。这几年他因办案几次到澳门，其中一个对象是家有近十亿资产的集团公司总经理，在澳门赌场一次输三千万，最后走上贪污犯罪道路。他去澳门调查取证，当时同行的人员曾提议玩几把，体验一下生活无伤大雅。他为了不让同行的部下扫兴，虽然自己不玩，也同意部下玩玩，但规定输赢限在一百港币内。他自己则在赌场内饶有兴趣地闲转，对每一种赌法都进行研究，几次产生一试的念头，觉得只要上桌，肯定能赢，但都被自己坚强的意志强行压了下去，从此开始对自己这种想赌的冲动产生了警惕，意识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潜藏性格。

袁可自认为的在自己身上潜伏的性格，实质上是一种好强心理，从小他就不服输，不甘落后，什么都想争个第一。但他又不是性格外向的人，因此这种好胜心理在通常情况下几

乎全隐藏在内心深处，在暗地里拼命加油。在部队时，投弹、射击、刺杀，他是全连尖子。为此，战友们都对他敬佩有加，尤其是连里的战士，简直把他当成偶像崇拜。转入武警后，为了掌握擒拿格斗，他甚至违反纪律，每天提前一个小时起床，练举重打沙袋劈砖块，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部队提倡培养军地两用人材，他选修法律专业，熄灯后他会躲在被里，用手电照着读书，早上列队长跑，他边跑边嘴上嘀嘀咕咕背条文，在两年内拿下了大专，半年后升为本科。转业到检察院不久，他就成为精通法律精于办案的专家，目前他正在读研究生。

省检察院组建反贪局时，抽调的几乎全是检察系统的精英，当时他已经是某县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在全省检察系统以办案高效准确敢于碰硬公正无私著称。他主持反贪局侦察处以来，为反贪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反贪局长手中的一张王牌。在一次全省反贪工作会议上，反贪局长郑路镓不无得意地说，袁可领导的侦察处为反贪局打出了威风，打出党反腐的决心，打出了反贪局在全省甚至全国检察系统的地位。许多人认为他是反贪局长的候选人，有人还说，如果他那容易引人妒忌的清高能改改，再走走上层领导的路子，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不过，他心里清楚，在几起大案的较量中，他已经得罪了不少有权有势的人，尽管那几起案子在局长郑路镓的指导下，他顾全大局适可而止，郑路镓对此十分满意，但

私下给他打招呼被他顶回去的人肯定会耿耿于怀。

袁可在反贪局工作感到最为满意和心情舒畅的是有个具有政治家远见卓识，知人善任的好领导郑路镓，感到郑路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部下既放得开又收得拢，有张有弛，有节有理，能使他的才干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又在重要问题上把握大局，防止他们办案人员容易产生的头脑发热而不考虑效果的毛病。有才干有事业心的人，人生最幸运的就是碰到好领导。局长郑路镓是法律科班出身的高材生，四十刚出头，只比袁可大五岁。如果说袁可是业务专家，郑路镓则是政治家，反贪局下各主要处室的首长，全是他精心物色选调的精英，主要骨干年龄几乎全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因此，反贪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都过得硬，上级从反贪局成立那天起对该局的评价就很高。

袁可对郑路镓既敬佩又保持着一定距离。郑路镓看问题站得高，有时却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处理问题有章有序，既果断坚毅又分寸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但时不时却又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阴柔之气。还在大学时，郑路镓就在全国家性的学术刊物发表了几篇极有分量的有关法学的理论文章，引起了法学理论界的极大关注。毕业后，结合实际，他的理论文章写得更加精彩，被誉为青年法学理论家，在全国法学理论界颇有名气，多次被邀参加全国性的法学理论研讨会，因此在仕途上也一直一帆风顺。像他这样既有极高理论造诣又

有实际工作经验政绩突出而且深知人和政通又能圆融无碍运用妥协的才俊，仕途不畅通那才是怪事。在反贪局乃至整个检察系统，他几乎就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检察官们崇拜追随的偶像。

袁可清楚记得执行这次任务前郑路镓把他单独叫到办公室谈话时的情景。坐在宽敞办公桌后的郑路镓见他进门后，亲自把门关上，把他迎到办公室的小会客室，又为他泡上茶。除了研究重大案件和一些绝密级问题，郑路镓一般不在这里会客，这间房不但隔音条件好，还定期进行特殊清理，防止被人窃听。

一走进这间会客室，袁可便意识到将有重要任务落到自己肩上。但他发现郑路镓的神情与前几次向他布置重要案件查处和听他案情汇报时严肃沉郁大不一样，郑路镓脸上流露出一种很明显的喜悦，嘴角挂着轻松的笑意，镜片后的眼睛比平时更亮却又没有锐利而透人心骨的光束。尽管身着检察官制服，却透出一种浓浓的书卷气。郑路镓不是那种在部下面前平易可亲的领导，不像有的领导会同部下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哪怕是一些疑难和重大案件结案，也很难看到他流露出舒心的笑意。但郑路镓却以自己出色的才干和对部下的爱护赢得了普遍的尊敬。

半年前检察长调任北京，检察院的工作一直是郑路镓在主持，省委已内定由他接任检察长并已报到中央，见他心情这

么好，袁可估计中央的批文已经下来。至于省人代会的通过，没有什么大问题，一般都会通过，何况这几年他主持的反贪局，战果累累，确实已经建立了很高威望，社会对他的评价很高。

除了主动向郑路镓请示汇报工作，凡是被郑路镓召见，袁可都不会先开口。军旅生涯的锤炼，使他养成了服从尊重领导的习惯。他站起来恭敬地接过郑路镓递来的一次性茶杯。

“坐吧。”郑路镓亲切地说。

对袁可，郑路镓是满意的，这不仅是因为袁可的干练撑起了反贪局的半边天，更主要的是袁可能做到令行禁止，对他的意图不但能理解而且能在具体的办案工作中体现。反贪工作如果仅从法律意义上开展工作，十分简单，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必须要从政治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必须掌握好许多不能摆在桌面上的十分微妙的平衡和作出许多有悖法理有违心愿的妥协，否则很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反贪还没什么成效，自己就在各种势力的攻击下先倒台。

对此，郑路镓特别注重从理论的高度从中国具体国情的复杂性来启发引导局里的主要骨干，在反贪局内形成浓厚的学习空气，还经常向他们推荐自己读到的好书。反贪局理论中心组的学习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已从肤浅的应付似的学习进入更深层次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受到省里的好评，还作为经验在其他局级机关推广。

郑路镓注重理论学习，确是从战略高度为全面培养人才而考虑的，因此包括袁可在内的几个主要骨干读研究生，考硕士，也是他建议和极力促成并帮助他们选专业选学校，学费由局里开支。所以，郑路镓在反贪局内的威信是首先建筑在远见卓识上，建筑在他高超的平衡术和有分寸有节奏的策略上，建筑在他对他们前途的关心和培养上。

郑路镓自信心极强，志向极远，年岁不大却深谋远虑，在他内心深处思考的是，有了这批精明干练理论和实践都有较高素养的部下，不但能保障顺利开展工作，减轻自己的压力和负担，而且一旦他有了更高职位后，反贪局将是他主要的干部基地。

待袁可在沙发坐下后，郑路镓递给他一支香烟。

“交给你一项任务。”烟点着后，郑路镓平和亲切地盯着袁可的眼睛说，接着又加重语气：“特殊而又光荣的任务。”

郑路镓停顿一下，轻轻吸口烟，尽管他神情语气都很轻松，袁可的心仍然像被什么碰撞了一下，莫名其妙有些紧张，因为郑路镓从来没这样向他布置过任务。他意识到任务的特殊性，却又毫无头绪，不知是哪方面的任务。他没问，等待郑路镓说明。

“说特殊，因为不用你发挥办案才干费尽心力花费时间去斗智斗勇，仅去履行一下手续就能完成，简单而轻松。说光荣，这件事的成功将使我们局在全国同行和反贪斗争中处于

领先地位，使我们在今后的反贪斗争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袁可认真听着，今天局长布置任务与往常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大不一样，他感到局长的心情特别好。

“你知道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原因，一直起到我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跳板和桥梁的作用，几乎全国所有省市甚至有相当多的县和所有国家级和省级的大公司大企业以及全国各地近年崛起的乡镇企业在香港都有办事处或分公司，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融合的程度和相依相连的程度是我们与任何国家地区不能相比的。这是好事，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从我们反贪角度看，香港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内地特殊的经济联系，成了一些不法分子洗钱和转移资产的基地和跳板。由于香港还没有回归——即使回归了也是实行一国两制，这就给我们反贪工作调查取证带来了许多不便之处，这你的体会应该更深。这些年你带领同志们几次赴港取证的艰辛，听你汇报时，我就感触颇多。对此我们多层次多渠道谋求与香港的廉政公署合作，花了很多心血，做了大量工作，你也知道，他们虽然给我们工作提供了一些帮助，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等种种原因，这种合作仅是皮毛。

你也知道，廉政公署在香港地位特殊，效率和威信都很高。据我们了解，他们掌握了大量内地一些实权人物大公司大企业老板违法线索，有的甚至证据确凿，包括购置的不动产、银行存款、洗钱方式方法甚至包养的女人等。这些材料在他

们手中，就像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从三年前开始，我们已多次同他们接触谈判，希望他们能把这批档案移交我们，以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反腐倡廉，清除腐败分子，但一直没达成共识，他们以种种理由不予合作。眼看九七倒计时的步子越来越近，香港终将回到祖国怀抱，上月我又去香港同廉政公署进行一轮艰苦谈判，他们终于松口，同意把档案整理移交我们。最近他们电告已经整理完毕，希望我们派人去接收。我本想请他们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过来，但一来不安全，二来这么大的事不亲自去也不礼貌。谈判是我亲自去的，接收我也应该亲自去，但恰恰这几天我要参加省里的重要会议不能分身，因此决定你陪王副局长去。”

“太好了！”袁可兴奋地叫道。作为侦察处，他早就眼红香港廉政公署的这批档案，几次在局务会上叹息，说只要这批档案到手，他将打几个漂漂亮亮的战役。向香港廉政公署索要这批档案，他是积极支持者。郑路镓几次去谈判，他都知道，也跟随郑路镓参加过一次谈判，深知谈判的难度。郑路镓终于把这批档案移交接收谈成，使他对郑路镓的敬佩又更进了一层。

“确是件大好事。就像挖到了一座金山，我昨晚兴奋得自己喝了半瓶酒。”郑路镓眼中也闪着兴奋的光束，“有了这批档案，我们就有了更大的主动权选择权。我曾多次讲过，反贪局实际上是一把锋利的刀，但这把刀的使用要从政治上和

怎样有利社会的稳定怎样有利经济的发展来考虑。这批档案到手后，我们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计后果地蛮干。”

“明白。”

“我们不能随意向社会公开，甚至不能泄露有这样的档案。我们只能也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轻重缓急和形势的需要，有选择有步骤地开展工作。因此，对于这一点，你要有清醒的认识。你千万要记住，这是绝密的。档案是绝密的，你们这次行动也是绝密的。这批档案可说是一批重磅炸弹，涉及对象是全国范围内的，而且，到底会涉及到什么层次的人，我们也没有底，上面对此非常关注。你不能有半点差错。你们接收档案的当天，必须赶回来，我派人用我的专车到机场接你们。同时，你要随时与我保持联系，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郑路镓知道，接收成功这批档案，在他的功劳簿里又将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又有多少道貌岸然不可一世的人物荣辱升迁生死存亡的命运掌握在了他的手里。只要运用得当，这批档案将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明白。请局长放心，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

“不放心就不派你去了。”郑路镓满意地点点头。“不过我想也没那么严重，不至于出现什么意外。但你应该多个心眼。另外，接收形式上是王副局长出面，但具体事项你去办。我已向王副局长打过招呼，他对业务也不太熟悉，他在检察系